

灰白的墙体和地面构成一个钝角，略有些陡峭的斜坡上，离地约两米处，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。它不到半米高，两米宽。据进去过的人说，里面朝内平行延伸，大概有两米深。它端居于沈阳火车北站的北墙上，与东西向的昆山东路平行，北眺着南北向的黑龙江街。

火车站用这个洞口排风，而几个在附近流浪的孩子，则一度在这里过夜、吃饭，用这里挡风遮雨，把这没有护栏的洞，当作他们的“家”。

穴居墙洞的孩子



白天没事的时候，几个小伙伴一起坐在洞口看街景。

流浪的孩子

同样的排风洞，在北站北墙的水泥墙面上有好几个。只不过，其他的洞口上，都配有横条的铁栅栏，只有这个洞口的铁栅栏，早几年就不知去向了。

提起墙洞里的“居民”，没有人比负责这个片区卫生的环卫工方大爷更了解了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3个孩子里，最早搬到这个洞，过起“穴居生活”的是黄毛儿。

快要过18岁生日的他，也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。黄毛儿老家在沈阳一个县级市，进城已经两年，曾在汽车修理店当过杂工，也在一家饭店打过工，后来没

了工作，流浪到火车北站附近。从去年开始，他住进了这个墙壁上的洞穴。

后来，只比黄毛儿小几个月的大个儿也来了，两个男孩一起分享这两立方米的空间。

上个月，7岁半的小宁也加入进来。

方大爷不止一次看到，为了攀上两米高的洞口，3个孩子把马路边的垃圾箱拖过来，斜靠在墙上，踩着垃圾箱“回家”。有时，两个大男孩也会后退几步，蓄力，助跑，沿着墙壁的斜面，“飞檐走壁”一般蹿上去，然后从洞口探出小半截身子，一起把小宁拽上去。

每天清晨，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，

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，总会提高嗓门，冲着洞口喊一句：“起床啦！”随后，他会看见洞口一块胶合板被移开，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。

总会提高嗓门，冲着洞口喊一句：“起床啦！”随后，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，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，自上而下地看着他。这个场面，方大爷觉得“老有意思了”。

军绿色的军用被，当作褥子平摊在洞里，向外铺出来一个边儿，孩子们扒着边儿趴着，把手臂撑在褥子上面，另一床花被子搭在身上。被子都很旧了，看起来有些单薄。

黄毛儿在胶合板上钻了个手指粗细的孔，更多时候，他用板子挡住洞口，猫在小孔后面，看外面来来回回的行人。

熟悉的陌生人

除了一名摄影记者，恐怕没有其他外来人得以窥探洞中的生活。这名记者曾爬进去拍摄洞里面的样子，没几下就把膝盖磕得青紫。他记得，洞里零星摆着一些东西，有瓶瓶罐罐，还有几双鞋。

当时恰好是天热的时候，这个作为排风口的洞，发出让人反胃的气味。

尽管在同一个洞里“穴居”了很久，但据方大爷观察，3个“住客”似乎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。他们都是喊着“哎”、“喂”来相互称呼。

他们常在洞穴下面玩。一个清晨，小宁趴在洞里，黄毛儿骑坐在路边的垃圾箱

顶上，他们笑咪咪地看着大个儿表演用嘴叨起一辆自行车的“绝活儿”。

无所事事时，黄毛儿时常耷拉着腿坐在洞口，和方大爷闲聊。从零零星星的对话中，方大爷得知，黄毛儿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父亲离了婚，11岁的时候，父亲也“抛下他走了”。他说，是自己“不要他们（父母）了”。

他比总是一身灰色、理着板寸的大个儿和小宁，显得更“时尚”一点：蓬松的头发，几撮刘海挑染成棕黄色，黑白花纹的外套上，印着菱形交错的图案，跑鞋上

尽管在同一个洞里“穴居”了很久，但3个“住客”似乎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，他们都是喊着“哎”、“喂”来相互称呼。

荧光绿的鞋带，远远看着格外显眼。

但相同的是，3个孩子身上的衣服，都同样脏得“锃亮”。

车站附近快餐店的一个店员告诉记者，3个孩子经常来这儿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。

街口买饼的摊主说，出于同情，他偶尔会给他们几个饼子。马路对面的超市老板记得，从洞口经过时，他曾给孩子们塞过一些钱，也问过他们“为什么不找个工作”。

黄毛儿的回答是，自己本想当保安，但身份证弄丢了，户口“在爸爸手里”，他“不愿去找他”，所以身份证一直没有办下来。

不想回的家

同样17岁的大个儿是3个孩子里最高的，身高一米七出头的他，比黄毛儿高了半个头，常把瘦小的小宁扛在脖子上。

大个儿的情况和黄毛儿很相似，同样有一个早早就抛下他的母亲，不同的是，大个儿的父亲去年去世了，他已拿不准，自己要回的“家”，究竟在哪儿。

这个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孩子，当过快递员，送过外卖，还曾被老板骗，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，就被赶了出来。

而3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，把墙洞当成了一个隔三差五的歇脚处。

他家其实离北站并不远。在这间七八平方米的砖房里，占据房间一半空间的炕上，堆满了衣服和被子。砖房的前面，就是用棕红色土砖垒成的简易公厕，厕所门离他家不到一米，整个房间常年笼罩在恶臭当中。

小宁两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父子俩。白天父亲出去工作，把小宁自个儿锁在家里。小宁打破门上的玻璃，父亲就在门框上装了铁丝网，小宁又用老虎钳剪破门框上的铁丝，再次爬了出去。

起初他只是在附近玩耍，后来却越走越远，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原本焦急

“要是回家，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。”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。黄毛儿劝他：“别回去了，我们养你。”

寻找他的父亲，慢慢习惯了这个儿子常年在流浪。

父亲也想过，或许等这孩子“上学就好了”，但是，小宁是个非婚生子，都快8岁了，仍然没有出生证明，也没有户口。学校的大门似乎遥不可及。

他不愿意待在家里，宁可和其他两个“大哥哥”一起，挤在那个只有厚床垫大小的空间里。

“要是回家，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。”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。黄毛儿劝他：“别回去了，我们养你。”

离不开的洞

黄毛儿曾差点离开这里。他领着一个女孩，抬手指着洞口告诉她，“这是我家”。女孩一脸惊讶：“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你跟我走吧。”

洞里有常住人口，也有暂住人口，每个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个故事加在一起，成了这个洞的故事。

去年9月，第12届全运会在沈阳召开，黄毛儿、大个儿和车站附近的其他流浪者，都被驱逐了。冬天，有个方大爷没见过的成年人，曾在洞里窝了几宿，后来也离开了。

今年过了年，附近查得不那么严了，黄毛儿和大个儿扛着被子，都搬了回来。

但大个儿其实并不想一直这么住下去。他总是惦记着去大连闯荡，“出海跑船”，或者“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”。

黄毛儿也曾差点离开这里。一天中午，方大爷看见黄毛儿领着一个女孩子，抬手指着洞口告诉她，“这是我家”。女孩一脸惊讶：“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你跟我走吧。”

黄毛儿爬进洞里，把自己的被子叠好，背在背上，和女孩走了。

但当天晚上，方大爷又看到，黄毛儿和以前一样坐在洞口。“人家是上班的。”这个在渐渐长大的孩子，只用了这一句话，解释当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。

只有这个小小的洞口，无条件地接纳着黄毛儿、大个儿和小宁。有的时候，孩子们回来，会发现洞里“多了个兜儿”或其他什么东西，那是其他的孩子在这里暂时落脚的时候落下的。

失去音讯的他们

派出所的民警表示，他们是看到新闻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。“能怎么办呢？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。”

然而，所有的故事都终止在洞口被封上的那一天。

没有人知道火车北站后勤部门何时发现，自家墙面上的排风洞成了“流浪儿之家”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在当地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，他们就采取行动：比原装的铁栅栏更细密的钢丝网，被堵在了洞口。施工的人抵达排风口边上的时候，3个孩子已经提前得到消息，抱着自己的被褥和瓶瓶罐罐，提前搬走了。

北站的工作人员表示，“不知道孩子们去哪儿了”，他们推测，应该是“被安置了”，但“这不属于我们的权限范围”。属于他们的职责，只有对排风洞的处理问题。

火车北车站前派出所的民警则表示，他们从未介入过这件事，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，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。

“能怎么办呢？”一名民警叹着气说，“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。”

年龄最小的小宁，被南湖派出所的民警送回了家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再次离家出走，不知道“跑去哪里了”。他的父亲又气又急，描述着儿子在他“炒个菜的工夫就不见了”的过程。

方大爷最后一次见到大个儿和黄毛儿，是在洞口被封上后不久。排风洞斜对面的小学前，有个临街的空房子，没有门，窗口的玻璃也早就被人拆走了。黄毛儿和大个儿卷着铺盖住了进去。

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方大爷照常上班时，发现那个小小的空房子已经被拆除了。大个儿和黄毛儿连人带被子都不在那儿了。

从那时起，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